

一场与喜马拉雅女神的命运约会

-徒步安娜普娜大环 20 天

第三节

荒原奇景 - 木提纳克至波克拉



5/8/14: Muktinath to Kagbeni (徒步 6 英里, 海拔 3000 米)

过了陀龙垭口就好像再次进入了现代社会。到了木提纳克后又有了“公路”可以通车。很多徒步者到达木提纳克后就选择直接坐车去江盛(Jomson), 在那有飞机直飞波克拉(Pokhara)。如果时间有限, 这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你已完成大环上最难的环节了。不过按我的行程却还有一星期左右的徒步时间, 所以我决定徒步至西侧的塔托班尼(Tatopani), 或称为热水镇。然后坐车回波克拉。

虽然我比较喜欢几天前被雪山围绕的感觉, 但过垭口后那传说中的大环荒漠地带(左下图)也有她独出的特色。虽是荒漠地带, 但地质却和荒漠大不相同。荒漠应该是寸草不生的, 可是从木提纳克到卡格比尼的短短六英里途径却处处可以看到像下图般的农田(右下图)。真不知在这降雨量如此稀少的地区是如何种出绿色庄稼的。



走在通往卡格比尼(Kagbeni)的公路上, 有趣地发现远处荒漠的山壁上居然被筑了不少石洞(下图)。据说这些石洞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木提纳克和卡格班尼都是印度或西藏苦行僧们前来参拜的圣地。为了修行, 苦行僧们常居此洞并仅靠洞外居民的施舍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如果哪所洞口的食物三天没动, 那就代表里面居住的苦行僧已经圆寂。当地人就会把洞填死, 然后再筑造新洞迎接其他来此修行的苦行僧。虽然如此修行早就过时, 但想想山中已埋了多少苦行僧的尸体还是会令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木提纳克(Muktinath)至苹果镇玛发(Marpha)属于大环的大风区, 每天十点左右就会起风, 有时到了正午风大的让你寸步难行。这不? 刚出Khingar就开始起风了。荒原的风比雪地更恐怖。一吹起来地上的尘土会向你迎面扑来, 如没有遮风围巾恐怕会被呛得连连咳嗽。还好今天的大风是一阵阵的, 边走边停看着这荒漠风景倒也别有一番情致(下图)。路上碰到了前两天在陀龙高营遇到的一对纽约徒步夫妻。问起他们这么多天来徒步有啥感想。妻子笑着回答: “大环每一步都是一张明星片, 太美了!” 但本人感到丈夫的话才是经典: “再好的相机也只能表达出大环的一部分。要想真正体验大环, 那就必须亲自来此徒步。”



终于在吹吹停停的怪风中到达了卡格比尼。那又是一座被荒原包围的沙漠绿洲（下图）。



位于大环西北侧的卡格比尼是接近江盛机场的一所有趣小镇，但去的人却不多。小镇除了历史悠久外还拥有进入木里区的大门（右下图本人身后的山径）。木里区是一处隐蔽的尼泊尔自制区。为了保护当地文明，进入当地需获得特别许可证。这许可证要 700 美金。因价格较贵且过夜需带露营设备，每年仅有少数徒步者进入。今天沿途经过的 Jharkot 和 Khingar 原属木里区。最近尼泊尔才把这些村庄对一般徒步者开放。



除了为徒步者建立的旅馆之外，卡格比尼内其它建筑都有百年历史。下图佛堂建立至今已近 600 年了。虽然建筑简陋，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但她却经历了风风雨雨并保留了当年的风格。



5/9/14 : Kagbeni to Marpha (徒步 9 英里, 海拔 2600 米)

出了卡格比尼, 后面几天我们就一路沿下图的河流前进。 看上去水很黑是不是? 不错, 这条河流名叫 Kali-Gandaki。 中文翻译就是黑水河。 黑水河的河源来自北方的西藏, 河流从北向南经过尼泊尔的木斯坦区域最后流入印度。 虽然肮脏, 但黑水河确拥有上万年的历史, 也是安娜普纳山区的主要河流之一。 由于历史悠久, 曾在黑水河附近栖生的动/植物不计其数。 在河床或岸边就能发现很多遗留的化石。



雨季前的河床通常干枯。这是寻找化石的好机会。短短 5 英里的河床徒步, 瑞特就为我捡了数十颗化石。 虽然很想把这些化石都带回家仔细研究, 但一来太重, 二来这是上古遗物, 物归原处似乎最佳。 考虑良久, 我就挑了三颗化石放入包中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运气好的话, 说不准将来它们真会值很多钱。

到达江盛 (下图, Jomson), 发现越是往下走, 离奢侈生活就越来越近。江盛有大环线路上唯一的星级酒店。 镇上还有高速上网和美味餐馆。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机场。除了完成大环徒步并飞往波克拉的游客外, 许多不适应高原的徒步者可以选者从波克拉飞至江盛, 然后从江盛一路下坡徒步至塔托比尼 (热水镇 Tatopani)。毕竟江盛海拔才 2700 米, 多数人还是能应付的。



还没走出江盛，荒原大风就已到来。原以为今天到不了苹果镇玛法。“不用担心，我有捷径，到玛法只需一小时左右。”瑞特充满信心地认为这点路没问题。其实沿着河床走到玛法的那条捷径还挺漂亮，一路有耐瑞杰里雪山（下图，Nilgiri，7061米）陪伴，一点怪风就不算啥了。



近入苹果镇，眼前一亮的就是被漆成红白相较颜色的房屋。从街上望去整齐有序（下图）。可惜现在来得不是时候，苹果的收成时候是10月，那时会看到又大又甜的苹果结满周围的苹果树。据说以前在玛法一年四季都可尝到香甜的苹果。但自从大环西方通路后，大量苹果就被出售至波克拉或其它临近村庄。如今苹果村除了保留适量苹果制作苹果酒和苹果饼外，就没有其它多余的了。



下午在镇上闲逛，感到玛法的确比较奇特。就说店铺，只要你走过店铺门口，老板们都会主动上前和你搭讪然后拉你入店购买纪念品。这是我在大环走了这么多天内都未遇到的。在恰明或马南，很多时候老板（伙计）都不在店铺，你想购物还得到处找人（真不怕偷？）。但如今像玛法那样疯狂拉客的现象却太过极端，让我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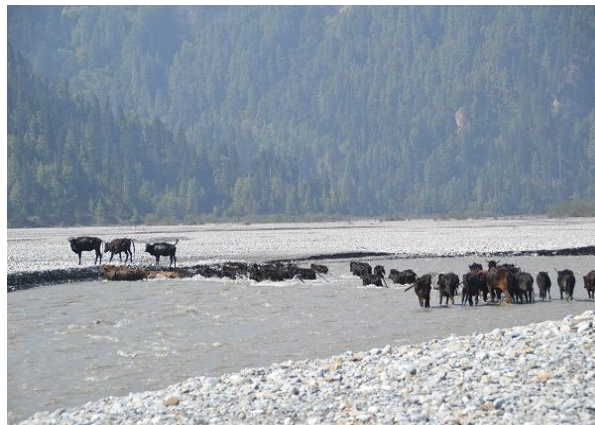
自在。俗话说物极必反，你想拉客，那些纪念品我一样都不会买。倒是旅馆对面开的书店没有拉客，好！我就在那买了本书！

5/10/14 : Marpha to Kalopani (徒步 11 英里, 海拔 2500 米)

虽然木斯坦区比较荒芜，但它确是日本徒步者的最爱。据说昨日入住的玛法镇 (Marpha) 和今早经过的特库奇镇 (左下图, Tukuche) 跟远古的日本十分相像。所以当地很多医院, 学校 (右下图) 都由日本资助建造。除此之外, 当地居民也能较易获得去日本的旅游签证。



随着海拔的下降, 周围的绿色森林和草原开始增多。黑水河流也变得越来越急。左下图原有的小桥已被冲垮, 我们只好另外找路。途中碰到右下图水牛过河。“王, 想不想骑水牛过河?” 瑞特又在说笑。“你自己不会游泳, 所以才要骑水牛, 像我早就游过去了。”我附了一句。



在黑水湖旁徒步了, 今晚就入住黑水镇 (Kalopani) 了。听说如果下雨, 黑水镇的雨水也是黑的。可惜今天无雨, 本人无法证实这传言。黑水镇的唯一亮点就是安娜普纳 1 峰 (下图, Annapurna I, 8091 米), 她也是安娜普纳的最高峰。在整条大环的行程中只有在黑水镇才能见到她的容貌 (谢天谢地当天下午不是阴雨天)。安娜普纳 1 峰在 1950 年被 2 名法国登山者 Maurice Herzog 和 Louis Lachenal 成功封顶。她是第一座被人类攻克的 8000 米以上雪山。可在之后地岁月里, 在她手下丧生的登山者却比珠峰多上数倍不止。迄今为止, 每 10 位尝试攀登安娜普纳 1 峰的就只有 4 位没能活着下山。但对于技术登山者, 越是危险的雪山就越有魅力。每年安娜普纳 1 峰仍然会吸引着无数世界登山高手不惜自己牺牲性命来攀爬她。



“山是我的生命。登山就是我的工作。对我来说现在转行太迟了。”在1996年珠峰登山悲剧中侥幸生存的波克里夫在睡梦中预测到自己生命快走到了终点。但在登山界已是独孤求败的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攀爬着一座又一座雪山。终于1997年底那场安娜普纳1峰的雪崩中，波克里夫圆了其对于喜马拉雅的誓言。雪山到底有着多少魅力吸引着这么多登山高手冒着必死的决心去挑战她？到底是雪山无情还是我们太过执着？这些恐怕都是旁观者的饭后闲话。说到底，人各有志。就如华尔街老板们沉迷于金钱或政治家们沉迷于权力，对于真正的登山者，雪山就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相反，在面临绝境时，雪山却也成为上帝赠给登山者的最佳墓地。

5/11/14: Kalopani to Tatopani (徒步 5 英里, 坐车 10 英里, 海拔 1200 米)

Tatopani (下图)，只要在尼泊尔徒步过的朋友都不会对这词陌生。不错，Tato 是热，Pani 是水，Tatopani 就是我们每天饮用的热水。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大环上著名的热水镇。在那可以泡到天然的喜马拉雅温泉。



由于出发较晚，徒步至 Ghasa 已是正午。“从 Ghasa 到 Tatopani 有车，一小时车程，坐不坐？”瑞特寻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一下时间，居然没多考虑就答应上车。

不过我不是两星期前就经历过尼泊尔的恐怖山车吗？如今为啥懒性又发了？伤好了就忘了痛吗？哈哈，也不完全是。虽然继续徒步没问题，但怕到热水镇晚了，温泉没得泡了。虽说来不及可以明日在热水镇再赖上一天，但大环的村庄不像美国的纽约或波士顿（有很多地方玩），除了过垭口之前的马南镇，其它地方呆久了反令人感到闷或无聊。

说起喜马拉雅的山车，规矩是只有坐满了人才开。从 Ghasa 到 Tatopani 的车，为了三处空位居让全车人等了两个多小时。本人在车上打了盹醒来，发现车原地未动，而瑞特和麦斯却不见了踪影。原来他们早就下车吸烟聊天了。

下车吃完午饭后车终于可以开了，但真正的恐怖也开始了。如果大家没记错，从 Kagbeni 到 Kalopani 约 20 英里，但海拔才下降了 500 米。道路沿着黑水湖床缓缓延伸，走起来很舒服。但从 Ghasa 到 Tatopani，10 英里的路海拔就下降了 800 米，大家可以想像路程的陡峭了。尽管如此，山车居然沿着山路飞冲直下。遇到瀑布或大坡，司机非但不刹车，反而猛踩油门加速前进。结果整车的乘客在 75 分钟的历程中再次被震得东倒西晃。幸好开车前我服用了晕车药，不然恐怕刚吃的午饭要全喷司机身上了。我说尼泊尔民族啊，你们做神马事都喜欢慢节奏，但为神马一开车就像换了个魂似的玩命？不过到这地步，我也不惧了。反正喜玛拉雅，你如想取我性命，也不必等到今天。一路颠簸中终于在下午四点来到了热水镇。从 Ghasa 到 Tatopani，标准徒步时间 4 小时，但等车坐车却花了 3.5 小时。到底值不值就留给大家去考虑吧。

放下包后拿了泳裤就迫不及待地赶往温泉。原以为可在里面游泳，但到后一看原来就是两个小的水池子（下图）。在 1200 米的海拔处，热水镇的气温相当于大环线的前三日（闷热无比）。如此高温下，温泉内根本不能久呆，不然非中暑不可。所以我只泡了一会儿就赶紧上岸。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在附近店铺买瓶冰冻啤酒边泡温泉边喝，至少这样可能不会被热得满头大汗（想泡桑拿的除外）。



5/12/14-5/13/14: Tatopani to Beni and Pokhara(全程坐车)

清晨坐在开往班尼（Beni）的车上，心理极为复杂。离开热水镇，对我来说大环徒步就告一段落了。要论时间，如继续走，再用 2-3 天就可爬至海拔 3000 米的坡恩坡（Poon Hill）。如运气好，那是欣赏喜玛拉雅日出的绝佳山顶。但徒步这么多天了，就算体力还在，心却累了，审美感也渐渐疲劳。这样徒步完后没时间参加其它活动就急着飞回纽约不是我的旅行作风。再者，在这雨季前夕的尼泊尔，就算我真的赶到坡恩山顶也不一定能见到日出。所以决定以后如有兴趣重游此地，就计划个徒步安娜普纳底营加坡恩山日出吧（Annapurna Base Camp + Poon Hill）。可如今我真的只想以最快速度赶往波克拉。

在班尼住了一夜，觉得尼泊尔人的好客的确也名不虚传。当地学校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进入。进入教室听课之余，发现孩子们对我的单反相机有极大兴趣。虽然没敢让他们碰我单反，但照几张他们的集体照作为留念吧（下图）。



第二天中午就来到了波克拉。进入波克拉，也代表到了大环真正的终点。在大环徒步的日子中，几乎很难见到亚洲人。但是一到波克拉，满街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游客。不过只有少数中国游客会选择徒步。即使徒步，也只是4-5天的坡恩山日出之行（没有足够假期）。

在波克拉，最迷人的景点恐怕就是费瓦湖了（Fewa Lake）：曾经也是尼泊尔皇家的独家胜地。“比起加德满都，这简直就是天堂。”要论城市，我的确更喜欢波克拉。“其实这费瓦湖区（Lake Side）就是为了旅游业而建造的，一旦出了这区，波克拉根加德满都没啥两样。”瑞特笑着答道。虽然雨季前的尼泊尔非常闷热，但在小船上坐着，由着船工在湖上划来划去（300尼币一小时），自己慢慢欣赏这宁静的湖光山色（下图）。无论对于刚刚走完大环的徒步者或仅仅飞至波克拉的度假者，这都是一种神仙般的日子。对于那些喜爱划船的朋友，在湖旁租船自己划一天只需800尼币（8美金），如此便宜的价格，怪不得目前从世界各地来尼泊尔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



5/14/14: At Pokhara

来到波克拉（Pokhara），不玩当地的滑翔将会是你的终身遗憾。其实滑翔伞远没有想象的这么可怕。第一，有专门教练和自己绑在一起飞行，一切基本都由教练负责。第二，如果当天天气不佳，付款将100%退还。走大环时我就听瑞特提起过波克拉的滑翔是世界有名的，所以茶馆休息时我便在网上寻找滑翔公司。来到波克拉后，最后敲定了那家Avia Club Nepal，老牌号的滑翔公司。今早吃过早饭，公司就把我从旅馆接至滑翔地点：海拔1500米的萨格靠特（Sarngkot）山坡。起飞前，教练跟我讲了些基本的安全事项（左下图）。很简单：开始时叫你跑就马上起跑，上空后就可坐下欣赏风景，着落时让教练的脚先碰地。随后教练帮我戴上头盔，绑上安全带。但看着天空中已经起飞的滑翔伞（右下图），我心中变得有些紧张。



“快跑！”我还没反应过来（欣赏周围风景），教练就已大喊并使劲推我后背。只跑了三步，哗！我们就随着气流向天空飞去了。等我坐下时，我们早已远离刚起飞时的山坡。我就像一只小鸟一样悠悠地荡在空中。头上是清晰的蓝天，脚下则是房屋，丛林，当然还有碧绿的费瓦湖（下图）。“想玩些刺激的吗？”导游见我已基本坐稳就问道。“好啊，我等着呢！”面对着尽入眼内的波克拉湖区美景，我好像太兴奋了。就这样伞慢慢升高，脚下的房屋也渐渐变小。时而有微风吹过，教练也随着风向熟练地操作着滑伞。只可惜波克拉的天空在雨季前夕模糊不清，不然在高空中可以望到整群安娜普纳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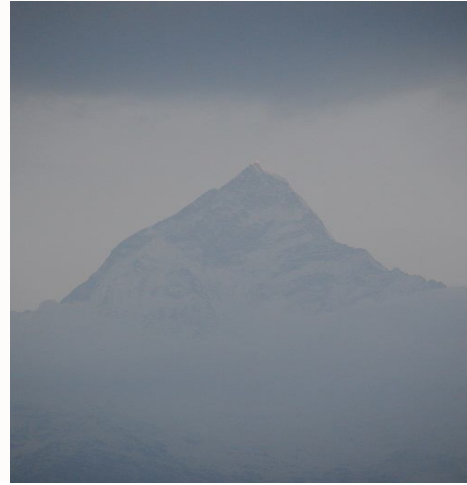


虽然可以选择滑翔一小时，但起飞后证明对于初学者，30分钟是英明的选择。在空中才飞了20分钟，我就感到胃不舒服（晕车反应还是气流关系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感到要吐了。马上叫教练稳住然后慢慢着落。在降落前教练没忘了再次表演他的特技：失重下降。虽然突然下跌时感到一些压迫感，但那感觉还是远远比不上几年前玩跳伞时那1分钟自由落体的刺激度。在湖边着地的一刻，我的心也终于踏实了：不是怀疑教练的降落水平，而是庆幸自己没在高空上呕吐，不然下面走过的路人可真遭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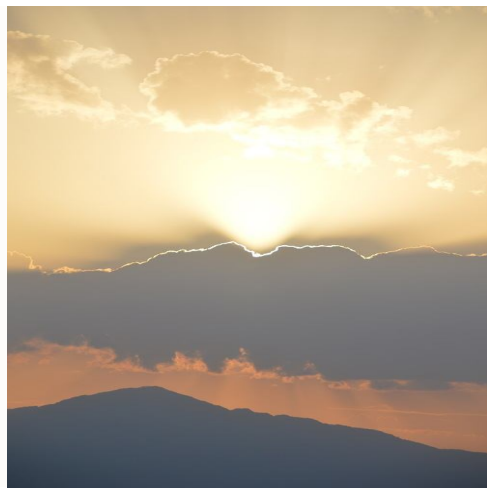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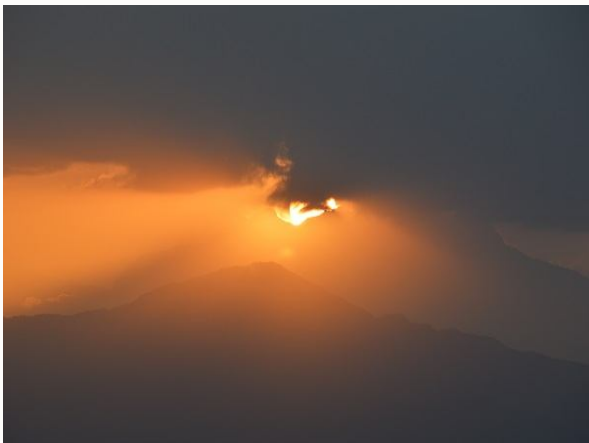
下午回到滑伞公司，得到我的滑翔照片后也顺手从教练手中接过我的飞行证书。看着证书，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完成了一件以前连想都没想过去做的事。人生就是这样吧，只要你保持积极态度，途中永远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奇。

5/15/14: At Pokhara

萨格靠特（Sarngkot）山坡，她不仅是波克拉的滑翔圣地，清晨来此观看日出的游客也不在少数。为了弥补没能去成坡恩坡的遗憾，我今早四点就起了床，还没吃早饭就坐车抢在日出前到达山顶。到达萨格靠特天才刚亮，太阳还没升起。坐着等待日出之余，终于有幸见到了尼泊尔的圣山（前几天都藏在云中）。她不是珠峰，也不是安娜普纳，而是眼前的这座鱼尾峰（Fishtail 6995 米）。山峰形状酷似鱼尾，故得此名。因是圣山，当地政府禁止任何游客攀登，此山至今仍是处女之身。



虽然明天就要离开波克拉了，但上天还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就在日出前夕，一层厚云不偏不倚地覆盖在安娜普纳山脉上方，遮挡了日出。本以为看不到火红太阳慢慢升起的壮丽美景了，但大自然是奇特的。日出的那一刻，太阳短暂穿出山脉进入云层后，居然透过厚云发出闪闪金光，整个过程就像是座爆发的火焰山（下图）。比起以前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日出，如此情景好像更有魅力，让人感到还是没有白跑一趟。



除了看日出，今天的主要景点是波克拉著名的世界和平塔（World Peace Pagoda）。和平塔建立在费娃湖南方山顶上。前往和平塔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线是从费瓦湖湖区乘船到和平塔山脚下（400 尼币，15 分钟），然后徒步一小时上山。虽然山路阶梯较陡，但途中有不少茶室提供点心饮料。坐下休息之余可一览湖区风光（下图）。如果不想徒步，第二条路线是从旅馆叫车从戴维斯瀑布附近的山路一路开上山（单程 500 尼币）。这样下车走 10 分钟平路即可到达和平塔。



山顶的宏伟白金佛塔（下图）由尼泊尔、泰国、斯里兰卡与日本四国合资在 2000 年完成兴建，塔的四面各有一座金色释迦摩尼佛像。如想上塔拜佛必需脱鞋（尼泊尔所有寺庙的规矩）。虽说建筑比较新，但佛塔现已成为波克拉著名景点之一。其实大家还是看周围风景为主，拜佛像为次吧。



如果在十月的徒步佳季，可以考虑在山顶旅馆住上一夜。那时天气晴朗，山顶周围也可以观看远方喜马拉雅的日出日落。

5/16/2014: Pokhara to Kathmandu (Flight)

飞机起飞的同时，也是时候我向这三星期朝夕相处的喜马拉雅山脉说声再见了。虽然三星期的时间过得这么快，但儿时的喜马拉雅梦如今却已成为了现实。正如传言，面对壮丽的雪山女神，没有见到你时，我敬佩，畏惧你；在和你相处的日子中，我打开了心欣赏你的美容，幻想和你融合在一起。在和你告别时，我却希望自己有能力留住时间，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刻，也让我再次向你道谢。喜马拉雅，这辈子虽没把握再有机会和你约会，但在有生之年，这次经历将铭刻在我的心中。或许在梦中，咱们还会再续前缘。

